

六月的家乡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乡民们除了起早摸黑到自家果园采摘荔枝送到收购点之外,还要兼顾打理沿河两岸沙地上的花生、玉米、番薯,在历经四个多月的生长之后,这些农作物也到收获季节了。当两者叠加,大家都恨不得变成哪吒,长出三头六臂来。

原本荔枝采摘工作已把人们累得够呛,更令乡民们措手不及的是,今年台风“蝴蝶”掠过高州,给家乡带来了持续的强降雨。望着迅猛上涨的河水气势汹汹地淹没了草原,而且直逼两岸的农作物,乡民们心急如焚。这些农作物可是他们劳作了大半年的心血呢。任其被河水吞噬,他们可真舍不得!

在乡民们眼中,这些农作物宝贝得很——花生用来榨油,可以满足一年的需求;玉米拿来喂家禽,那是它们大半年的口粮;番薯用来售卖,可以补贴家用。那天下午,当乡民们一看到河水即将爬上地面的时候,立马就会左邻右舍拿起工具披上雨衣冒着大

雨便往地里冲。一场轰轰烈烈的抢收活动便在家乡展开了。

大家在库区生活了几十年,早已熟悉河水的脾性:当水涨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要是再不行动,那绝对是淹你作物没商量的。因为玉米地最接近河床,所以,乡民们先抢收玉米。雨水疯狂地敲打着万物,在大地上回旋着急促的撞击声。雨水早已迷蒙了人们的眼,大家用手抹一抹,便在地里忙开了,比人头还高的玉米秆在疯狂地晃动着,那是乡民在掰玉米,为了防止漏收,他们每掰完一株便拦腰折断一株,不一会儿,玉米地便变得凌乱不堪了。雨,一直下;乡民们一直掰。一担又一担金黄的玉米被挑上大路。天,慢慢暗了下来。地里的玉米也最终被乡民们担回家中。可这只是完成了抢收的一部分,重头戏还在后头呢。

那夜,雨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我对家人说,刚才掰玉米时我留意了一下,河水离岸上沙地约摸还有一米高的水位,大家都说即使彻夜下雨,天亮时应该

还不会漫到地面。可是,我们还是低估了河水上涨的速度。第二天凌晨5点,河岸便传来了一阵阵嘈杂声,那是早起的乡民去抢收了。我睁开迷蒙的双眼走到窗台往外面一看,天哪,一夜之间,河水涨了一米有余!昨晚收获完的玉米秆已被水没过,花生地和番薯地都入了一尺水。所幸的是,雨停了。简单洗漱之后,我和家人也迅速加入了抢收的队伍。尽管周身酸疼,肩膀发麻,但此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老爸说,如果我们干活的速度比河水上涨的速度快,便有机会“颗粒归仓”。

看看地里的乡民,加入抢收队伍的阵容更庞大了,竟然还有几个年逾七旬的老汉老妇。我想,他们也是想来为子女们减轻一点负担的吧。根据李叔的建议,拔花生的时候要连苗拔起,方便后续运输,而对待番薯的策略则是“摸”——只要番薯不要藤。大家在各自的地里忙活着,很快,各自的地头便堆起了一堆堆的花生苗。“达达”的轰鸣声响起,村里

的几个渔夫开着渔排来帮大家运送花生苗了。按照顺序,一家又一家的花生苗被运送到离家最近的路口。水位继续上涨着。快,一定得快。水太深的话,后面的抢收工作就更难了。

拔完了花生,剩下的便是“摸”番薯了。李叔给大家做了示范,说,这是他昨天晚上睡觉时想到的最快捷的方法。大家一试,果然是!用手指代替锄头,最大的优点是灵活,最大的缺点是手指与泥土摩擦久了会疼痛。随着一条条番薯“跃”出水面进入竹篮,大家的手指在迅速地适应着,疼痛感自然被晾在一边了……傍晚时分,抢收工作基本结束。想想,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平时要几天才能够干完的活儿,想不到现在只用了一天半便完成了。

我望着还在上涨的略显浑浊的河水,想着乡民们拼命抢收时的情景,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河边人家,真心不易;即使不易,人们也会想办法熬过去;他们是生活的强者。

在禄段古荔园想起唐朝

□晓音

如果
还有长安
还有李白
还有杜牧

让他们吃一颗茂名荔枝
就不想衣裳
花也不会想容

深宫里的贵妃
更不会翘首以盼
长安城外
得得的马蹄声了



禄段古荔园 柯丽云 摄

沙琅江,缓缓流淌

□梁少波

在岭南的腹地,有一条温婉绚丽的江,她静静地流淌在电白的怀抱中,以其独特的韵味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这条江,叫沙琅江,是电白的母亲河。

沙琅江,她源自电白北部,带着山涧的清新与纯真,踏着叮咚的脚步,一路劈谷穿石,勇往直前,穿越电白各个乡镇,积存沃土万顷,福佑桑梓。她宛如一条飘逸的绸带,紧紧依偎在电白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海之中,为这片沃土注入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

每当晨曦初露,沙琅江便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沙,金色的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有无数珍珠在跳跃,沙琅江便开始了她新的一天。两岸的青山绿树,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中,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微风吹过,江面上泛起层层涟漪,那画面生动而富有诗意。此刻,我喜欢独自漫步在江边,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江风拂面,带着几分湿润与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夏日里,沙琅江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呼朋唤伴,直奔江边的浅水湾。那里的沙滩细腻柔软,轻抚着脚丫,带来丝丝凉意。孩子们在水中嬉戏打闹,浪花飞溅,笑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夏日的炎热融化在这片欢乐的江河中。夕阳西下,天边染上了如血的红霞,孩子们意犹未尽,不舍这份来自沙琅江的清凉与欢乐。

夜幕降临,沙琅江便变得格外宁静而神秘。此时,我喜欢坐在江边,仰望星空,聆听江水的低吟浅唱。那一刻,我仿佛与沙琅江融为一体,感受到了她的脉搏与呼吸。

沙琅江,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她见证了电白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与岁月流转,也见证了无数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在江边,我仿佛听到了千百年来亘民的渔歌,见到了两岸民众生活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沙琅江,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缓缓铺展,诉说着岁月的更迭与变迁。无数的父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他们的汗水与泪水都融入了这条江中。她如同一位坚强的母亲,用她那宽大而有力的臂弯,和甘甜的乳汁无私地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她哺育了闻名遐迩的水东芥菜,滋养着华南地区知名的连片荔枝林,还孕育了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沉香文化,为两岸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希望与憧憬。

琅江岸畔,历史的车轮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里有独特的年例,有三月三民俗活动,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善良朴实,勤劳勇敢,展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

这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拥有汕湛、沈海、包茂等多条高速公路以及国道和高铁等交通干线与沙琅江纵横交错,形成交通纽带,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沙琅江将继续奔放在电白的怀抱中,流淌在电白民众的心中,为这片土地承载更多的记忆与情感。

沙琅江,你是电白人们心中永远的画卷,你的美丽与深情将永远镌刻在电白人们的心中。

沙琅江,缓缓流淌……

活在当下(组诗)

□庄家银

诗人

换扶着
那些悲伤的文字
一起回家

伤疤

给生命
装上了一只罗盘

钉子

不能拔出来
就让它
成为
自己的一根骨头

盆景

被剃度后
没有一棵得道成仙
都在苦苦挣扎
还俗

时间

一把利割
一头是生
一头是死
在拉扯中

纷纷扬扬的
都是梦的碎屑

生活

如果每一个日子
都是一壁悬崖
那就让自己
活成
一道瀑布

现实

桃花是一朵灿烂绽放的笑容
桃核却是一颗刻满皱纹的心

花瓶

桌面上
一个空花瓶
一束阳光投进来
让它瞬间怀孕了

春风

一件多好的衣裳
一颗岩石
已把它折叠起来
藏好

招牌风波

抽开红蓝黑
这个天空
你还能看到一道彩虹吗

珠穆朗玛峰

请不要打扰
这个
最后的隐者

禅院里的一只鸟

夜晚
枕着佛号安眠
白天
外出觅虫儿
投喂孩子

这只鸟的天空

广阔而平静

沙尘暴突袭海南

这个世界
该来的
还是要来

黄皮果香滋味长

□石雪萍

路过临街的水果店,在垒得像小山坡一样高的红荔旁,有一抹不起眼

眼的嫩黄,仔细一看,竟是我心心念念的黄皮。往年,黄皮得要等到荔枝退场了才上市,今年,许是顾念人们吃多了荔枝,要换换口味,竟悄然提前上市了。

相比火得大红大紫的荔枝,黄皮低调得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黄皮皮薄易损,保质期短,不宜长途运输,一般在本地销售,远一点的,也是在本省范围内。我有些北方朋友就没听说过黄皮,长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尝鲜了。

黄皮的种植是属于粗放型的,不需要精细的管理。开春的时候,在黄皮树下随意埋一圈农家肥,待到三月,枝头上便爆满了米粒一样的乳白色小花,密密麻麻的,热闹得很。谷雨前后,黄皮果便迫不及待地探出鹅黄的小脑瓜,摇摇晃晃地舒展着腰身,长着长着,便成了一颗颗长卵形的翡翠了。夏至前后,换上黄袍的翡翠变成了黄宝石,亮得浓稠、扎眼,让人垂涎欲滴,口舌生津。

黄皮果如指头般大小,果皮上有一层小绒毛,手感粗糙。黄皮的品种不同,其形状也各不相同。有呈鸡心状的鸡心黄皮,个头最大,厚实,果皮为褐黄色或金黄色,果肉呈蜡黄或乳白,味甜微酸。也有圆头的黄皮,味道最好,但娇皮嫩肉,雨水一沾,果皮就绽开了。圆头黄皮最得小孩子的喜爱,却因容易爆裂,不利于运输,果农嫌弃得很。还有鸡子黄皮,味道也好,甜酸适度,香味较为浓郁。近些年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培植出了无核黄皮,省去吐核之劳,但黄皮少了籽,犹如平湖少了岛屿,夜空少了星月,感觉始终差点意思。

黄皮有“果中之宝”的美誉。荔

枝性热,多吃容易燥热上火;龙眼性寒,多吃损脾胃,导致消化不良。而黄皮是可以任意贪嘴的。黄皮性微温,可行气、消食,可做成果脯、蜜饯、清凉饮品。黄皮膏是我尤为喜爱的。把黄皮清洗干净,挤出籽,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精盐和黄冰糖,搅拌均匀后小火慢熬,至果肉糜烂,散发焦甜的香气。这是一个浓缩升华的过程。锻造结晶,要经过细致的打磨,黄皮膏是这样,语言是这样,艺术亦是如此。

近几年来,各种果茶饮品盛行:白桃乌龙茶、百香果蜂蜜茶、杨梅荔枝茶、香橙冷泡茶等多不胜数。前些日子,时有咳嗽,朋友送来一杯茶饮。喝了一口,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看,杯中沉淀着几瓣黄褐色的果子皮和几颗翠绿色的果核,竟是老友般的黄皮。黄皮有消食化痰、缓和喉部不适的功效。黄皮与柠檬相结合,既发挥黄皮的药性,又增添了柠檬的清爽香气,可谓一举两得。喝了几次黄皮柠檬茶后,喉疾竟痊愈了。这样一来,又记住了黄皮的好了。

记得有一年到广西恭城访友,餐桌上摆了一道黄皮鸡汤。主人家介绍,鸡是农家自养的走地鸡,黄皮是院子里果树上现摘的,食材主打一个新鲜。小母鸡加入生姜炖成清汤,将黄皮去皮去核,加入汤中微煮,出锅前加一小勺白砂糖。清汤入口,甘甜爽利,余味绕舌。在黄皮鸡汤氤氲的雾气中,我仿佛看见家乡的山头上一枝枝乳白色的小米花,开在春天的暖阳里,正散发着淡淡的青草味。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沙塔记趣

□李坤鸿

故乡的母亲河有个朴素的名字——杨桥坑。她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蜿蜒缠绕在青山碧野之间。每当春水初涨,她便舒展腰肢,将两岸的草木都浸润得油亮亮的;待到秋深水瘦,她又如羞涩的少女,在卵石间轻盈跳跃。这条河,是我童年最温柔的摇篮。

记忆中的母亲河美得令人心醉。河滩上的沙粒被阳光打磨得金黄,赤脚踩上去,细碎的暖意便从脚底一直蔓延到心底。河水清澈得能数清河底的鹅卵石,偶尔游过一尾小鱼,便在水面划出银亮的弧线。岸边的芦苇丛是天然的屏风,风过时沙沙作响,像是在演奏一支永不完结的田园曲。这里栖息着翠鸟、蜻蜓,还有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它们都是我们最忠实的玩伴。

那时的日子清贫,却因这条河的馈赠而丰盈。我们这群野孩子,像一群不知疲倦的麻雀,整日在河滩上扑腾。摸鱼虾、打水漂、挖沙洞,最简单的游戏也能玩出百般花样。而最让我们着迷的,莫过于垒沙塔比赛了。这游戏不知是谁发明的,却像河边的蒲公英种子,在我们之间自然地传播开来。

垒沙塔是门精细活计。先要选取水沙相宜的浅滩,太干则沙粒离散,太湿又难以塑形。我们常为争夺最佳位置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总由年长的孩子来主持公道。比赛开始前,大家会像出征的将士般郑重其事地蹲下,将衣袖挽到手肘,露出晒得黝黑的胳膊。被推举为“指挥官”的孩子会背着手巡视,那模样活像检阅军队的小将军。

“开始!”随着一声令下,十几双

小手同时没入水中。清凉的河水漫过手腕,细沙从指缝间溜走的感觉,像握住了一把流动的月光。我们小心地捧起一掬湿沙,提到约莫五公分的高度,然后微微分开手指。沙粒便顺着水流缓缓坠落,在河滩上堆出小小的尖顶。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呼吸要轻,手腕要稳,连眨眼都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辛苦垒起的沙塔就会轰然崩塌。

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投在河面上,与摇曳的水草交织成奇妙的图案。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溅起的水珠落在沙塔上,惹来一阵惊呼。年纪小的孩子常忍不住偷看别人的进度,这一分神,自己的沙塔就矮了半截。而老练的“沙塔匠”懂得调节沙流的节奏,时急时缓,让塔身呈现出优美的螺旋纹路。

“阿明的塔要倒啦!”随着这声呼喊,一座摇摇欲坠的沙塔果然化作一滩软泥。失败的孩子也不恼,反而咯咯笑着在沙滩上打滚。渐渐地,沙塔们像被施了魔法般接连瘫软,最后屹立不倒的便是胜者。新晋的“指挥官”会神气地背着手,学着大人的腔调宣布:“输的人要晒五分钟太阳!”其实所谓的惩罚,不过是躺在暖烘烘的沙滩上数云朵罢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倒塌的沙塔多像我们转瞬即逝的童年。可母亲河记得每一个孩子的笑脸,记得每座沙塔的形状,记得阳光穿过水滴时折射出的彩虹。有时在梦中,我仍能听见河水潺潺,看见一群赤脚的孩子在沙滩上追逐,他们垒起的沙塔倒映在水里,仿佛要一直通向云端的仙境。



□叶进雄

一颗荔枝

当晚,翠翠刚回到家,院门就被敲响了。门外站着王晚,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满满一兜又大又红的鲜荔枝,晶莹剔透。

“老张哥啊!”王民声音洪亮,透着庄稼汉的爽朗,“你这也忒实在了!一颗掉地的烂荔枝,多大点事?罚啥款嘛!会计告诉我了,我一人心里都替你咯得慌!村规是村规,人情是人情嘛!来来来,家里荔枝熟了,尝尝鲜!”

父亲连忙摆手:“老王兄弟,罚款该交,这荔枝我更不能……”

“哎,老哥你这就外道了!”王晚不由分说把荔枝塞到翠翠手里,“这荔枝你不收,就是还在意那点小事!咱两地挨着地住挨着住,一颗果子算啥?果子烂在地上才真可惜哩!规矩是有,但人总不能冷冰冰地光讲规矩不是?你们交罚款那叫讲究,我送荔枝是我乐意!”

王晚又笑着看向翠翠:“翠丫头以后打药水可看得仔细点风向咯!不过这荔枝甜,尝尝!”

王晚放下荔枝,爽朗地笑着告辞了。

翠翠捧着那兜沉甸甸、带着清香的荔枝,望着王晚叔宽厚的背影,又看看院里挂着汗巾,正默默抽着水烟的父亲。

挑三拣四、讨价还价用的。它就该是村里的理儿,是咱心里的秤。”

他目光越过女儿,望向远处那片被夕阳染红的荔枝林:“今天觉得一颗荔枝小事,没人看见就不认;明天是不是摘一把没人看见也不用认?后天地里的菜被踩了,是不是也都可以说一声‘不小心’就完了?规矩要是成了摆设,没了公信,那村里还能有太平日子?你王晚叔宽厚不计较,那是他仁义;咱该守的规矩该守,那叫咱没理。”

翠翠愣住了。父亲这番朴实得几乎没有修饰的话,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她心里,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开去。她一直以为父亲固执不通情理,是小题大做,却没看到这“小题”背后撑着的,是让整个云山村安宁运行了几十年的无形脊梁。

父亲不再多言,推开村委会的门走了进去。翠翠踌躇片刻,也跟了进去。父亲当着会计的面,把十元钱仔细地放在桌上,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打药水,风一刮,晃了王晚兄弟家树一下,落了颗荔枝,认罚。”

会计看着那十块钱,又看看这对父女,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和赞许。云山村不大,这事儿转瞬就能传开。

小小说

夕阳给云山村的乡道镀上一层柔和的余晖,翠翠跟在父亲身后,小嘴嘟囔,脚步拖沓,心里那点不情愿像颗小石子硌着。村委会那扇略显陈旧的木门近在眼前,父亲宽厚的背影走得异常坚决。

“爸,”翠翠终于忍不住再次开口,声音带着恳求,“就一颗荔枝啊,王晚叔家树上挂满了果子,少一颗他又不会知道!你这一块钱省下来,够给妈买两贴膏药了!没人看见,我们自己不说,不就没事了吗?”她总觉得父亲太死板,简直迂腐。

父亲脚步顿了顿,缓缓转过身。夕照勾勒着他脸上深深的皱纹,那双常年与土地打交道而变得粗糙的手,紧紧捏着一个旧旧的黑色塑料袋,里面分明是十块崭新的人民币。他看着女儿年轻却因不平而有涨红的脸,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难以撼动的平静。

“翠翠,”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清晰,像村口那棵老榕树落下的叶子,“看得见看不见,荔枝掉了是实情;王晚不知道,该是他家的果子还是他家的。”他指了指墙上用红漆描过的《村规民约》,这规矩“白纸黑字写着‘损毁(含意外损坏)他人水果苗木,照价赔偿,另罚十元’。它立在那儿,不是等着人来